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升仙傳 第十三回 試遁法苗慶出獄 顯神通小塘傳法

話說苗慶兩眼含淚，說：「李七哥，自從小弟進監，家中並未通信，老母在家不知怎樣懸望。小弟想要回家走走，不知七哥放與不放？」李七說：「恩人，這事如何使的？一來你是賊情重犯。二來監中耳目甚多，我若放你出去，你是罪上加罪，我是知法犯法，咱二人都有性命之憂。」一枝梅聽了這話心中煩惱，忽然想到濟仙長曾傳我隔牆遁身之法，今日何不試他一試，若果靈驗，自然可以回家。想罷改變愁容，說：「七哥的話句句有理，我是出去不得，到明日煩七哥到我家中探望一番可使得麼？」李七說：「這個容易，到明日小弟親去送信，再與老母留下二兩銀子，可以無他慮了。」二人言罷復又飲酒。李七說：「恩人，常聽說你夜間得了買賣，臨走必留一枝梅花，今日無事何不畫枝梅花瞧瞧？」這句話正合一枝梅的心意，遂從草紙袋內取出一塊石灰，說：「七哥，我這花從不空畫，你先吃三杯我才畫哩。」李七依言吃了三杯。苗慶走近牆邊畫了一枝梅花，又畫了一隻小船，說：「七哥，我這小船是個戲法，你若再吃三杯，我就叫他會動。」李七說：「大話哄誰，明是叫我吃酒就是了。我就吃上三杯，看你怎樣！」李七言罷又吃了三杯。一枝梅走到牆邊暗暗念咒，往那牆上一指，只見那隻小船在牆上幌幌蕩蕩來往行走。李七一見拍手大笑說：「好妙法，真真的奇怪！」一枝梅說：「這不為奇，你若再吃三杯，我上到船上與你瞧瞧。」李七並不推辭，一連又吃了三杯。一枝梅暗暗念咒，將身往船上一跳，站在船頭就如一張活畫一般，喜的個李七手舞足蹈，說：「眾位夥計，你看我這朋友變的戲法兒何如？」眾人看了俱各驚訝，只聽著一枝梅在船上言道：「李七哥，今日暫且失陪，我要開船去了。」

李七有了酒意，說：「再憑你往那裡去罷！」一枝梅借著這個口氣，把船撐開，轉眼不見。眾人站在那裡，怔了一回，說「李鎖頭，你那朋友坐船走了。」李七聞言，睜眼一看，果然無影無蹤，只急的他抓耳撓腮，把酒醒了大半。正然害怕，獄官進來查監。眾人不敢隱瞞，把實情稟了，獄官動怒，把李七上了刑具，若是拿住一枝梅便罷，若拿不住就叫他頂一枝梅的重罪。

這節書暫且不表。且說一枝梅遁出監來，到了家中，見過他的母親，又到後院見了小塘、承光，說：「二位太爺，這幾日有失奉陪，多有得罪了。」小塘說：「苗朋友，我預先算定你有三十日牢獄之災，今方七日你就用遁法逃回，這個罪該加一倍，六十日始能脫身。」一枝梅說：「濟仙長真神仙也。果然是我事犯，只因垂掛老母，所以回來。」小塘說：「既然如此，咱且坐下吃酒，明早速速回去。」言罷三人同坐共飲。

承光說：「濟兄，咱在苗賢弟家中打攪多日，只傳了他一個遁法，今日趁此端陽，意欲和他結為生死弟兄，不知兄長以為如何？」小塘說：「我也總有此意，只因未見苗朋友的心田，自今觀之，果然是個義氣男子，咱三人正當結拜。」言罷一齊淨手焚香，對天發誓。小塘居長，承光為次，苗慶第三。三人復整肴饌飲酒，天晚各自安眠。到了明日早晨，小塘向苗慶言道：「賢弟，你今日當回監中去了。」苗慶說：「小弟來時多仗仁兄的法術，今要回去可怎樣去法？」小塘聞言從紙袋內取出一根草來，又取出一張符來，交與苗慶，說：「賢弟，這草叫作隱身草，這符乃是來去符，你若要去哪處，把符貼在頭上，即可遂心所欲，如遇急難之時，將此草插在領項上，人即看不見你。將此二物緊緊收藏，速回監去，不可有誤。」

一枝梅接了兩件寶貝，辭別老母與徽、濟二人，出門貼上靈符，不知不覺到在牢內。只聽得李七在牢房之中，時出怨言。一枝梅說：「七哥不必著急，我回來了。」李七聽的是一枝梅的聲音，說：「我的祖爺爺，你可坑殺我了，快救我罷。」

一枝梅說：「七哥放心。」正然說著，只見獄官進來查監，一枝梅取下隱身草來，上前跪倒，說：「老爺在上，小人一枝梅叩頭。」獄官一見，說：「好一個大膽的奴才，倚仗妖術，私自脫逃，連累禁子受罪，人役們快與我拿下，先打三十，打在他死囚牢裡。」一枝梅說：「老爺息怒，小人脫逃不過一時戲耍，仍自回來投首，若不難為小人，小人也就不安分，若要打我，又鎖銬起來，我就又要走了。」說著把隱身草往領內一插就不見了。獄官著忙，左右觀瞧並沒蹤影，又聽的李七喊冤，說：「是獄官放走囚犯。」他要稟明堂上。嚇的個獄官只是跺腳，說：「賊王爺，是我的不是，你回來罷，再也不敢難為你了。」一枝梅見這光景，將隱身草收了，顯露身體。獄官一見，上前拉住。說：「賊王爺，任你怎麼著罷，只求別賣神通私自出監，我情願把官房讓與你住。」一枝梅說：「小人怎敢，只求免責，大家安穩。」獄官吩咐放出李七。這李七一來感念一枝梅的恩惠，二來怕他遁走，比著從前更加敬重。一枝梅在這監中倒也自在。

住了兩個整月，嘉靖爺生了太子，天下大赦，李七買酒與一枝梅賀喜，一枝梅才把真名姓告與李七，飲酒多會，拱手相別。這日小塘、承光早在門前等候，一見苗慶，說：「賢弟，恭喜了！」一枝梅說：「借二位兄長洪福，得遇大赦，這也是大家同喜。」言罷進門。一枝梅先拜見了母親，然後到後院之中與徽、濟二人飲酒敘談。自此以後，苗慶也不去做賊，終日與濟小塘言論道術，堪堪兩月有餘，苗慶的母親忽然得病，醫藥無效，數日之間氣絕而亡。苗慶本來是個孝子，見他母親辭世，痛哭不止。徽、濟二人勸解了半日，一枝梅方止住悲聲，拿了三十兩銀子，買了一口棺木，把苗奶奶成殮起來，放過一七，僱人抬出與他父親合葬。發喪之後，一枝梅只是啼哭。

那日，東四牌樓唱戲，小塘與承光商議，要約一枝梅看戲解悶，承光說：「小弟難以進城，仁兄陪去何如？」小塘說：「賢弟也進得城了。一來日久事冷，二來你的災星已退，三來我還有個方法與你改頭換面，叫人認不出來。」承光大喜，當下約了苗慶。小塘說：「苗賢弟，你時常竊取物件，可有收著的新鮮衣服沒有？」一枝梅說：「這卻現成。」走去取了兩件上色衣服。小塘叫承光把這衣服穿上，一枝梅說：「還少兩件東西不大相稱。」言罷又取來收著的方巾皂靴都叫承光換上。小塘看了看，沒有牲口，照著門旁那條板凳吹了一口，立時變作一個騾子，搖頭擺尾，色樣鮮明。苗慶一見，心中歡喜，說：「仁兄，這個騾子雖然好看，總歸是條板凳。」小塘說：「二位賢弟以後再別說破，方才幸是我還掐著訣，不然被你說破，就還了原了。還有一件，不可叫四眼人看見。要緊切記。」言罷，叫承光上了騾子，當作財主，自己當作幫閒的陪客。還未出門，小塘往承光臉上一吹，立時聞形容改變，面如古月，額下生須，腆著肚子，真真是個財主氣像。一枝梅說：「這真是神仙的妙法，待我取面鏡子，叫微兄自己照照。」言罷，取了鏡子遞與承光。承光接來一照，連自己也不認的自己。三人笑了一回，小塘又點化了一個小廝，拉著騾子，一同出來，把門鎖上，走到永定門，又僱了兩個騾子，三人一齊上去，不多時到了四牌樓戲台前。三人下了牲口，一同觀戲。看了會子，戲罷人散，小塘叫趕腳的牽著牲口到了燈市口路西酒樓跟前，小塘說：「二位賢弟，咱們在此沽飲三杯。你二人且先上去，我小解小解就來。」言罷掏了幾十文錢與趕腳的去買飯吃，自己走到包辦席面的鋪中，給與櫃上一兩銀子，叫他治辦一桌整席，又與他一塊青紗說：「立時把席辦完，用此紗蓋住，我自差人來取。不可有誤。」吩咐已畢，上了酒樓。三個人坐在一張桌上，走堂的擺上果碟，篩了兩壺暖酒，弟兄三人慢慢的敘談。